

譬如人因而多了去反省自己每一天究竟是為著甚麼而活；又譬如人因而看見這世界非我家，需要眼望永恆……倘若沒有了苦難與試煉，人在平順的日子中會突然有這些反思麼？

誠然，聖經沒有應許過我們不遇見苦難和試煉，然而神卻應許我們「生活有力，行路有光亮，作工得息，試煉得恩助，危難有賴」（平278）。苦難、試煉，一方面可為我們帶來信仰上負面的衝擊，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帶來靈性上正面的幫助，問題在於我們選擇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。

去年年尾，南亞發生了一場世紀大海嘯，無數人死了也不知不覺；倘若他們生前並未信主，那就

可怕了，因為他們的靈魂也不知不覺地滅亡了。此外，很多人(無論是信了主，還是未信主的)亦因而多了去辯論「神是否慈愛」、「神是否公義」、「神是否存在」……

弟兄姊妹，你看到這又是佈道的好時機嗎？大專佈道隊即將舉行佈道會，主題是「誰掌公義？」，副題為「如若有神，為何會有苦難和罪惡呢？」；佈道會的主題和副題早在海嘯發生之前便已經定下來，真感謝神早已為佈道會預備了合適的題目！盼大家能把握機會，向身邊未信主的朋友傳福音，並踴躍領人赴會。

香港教會的最新形勢

二零零四年的香港教會普查已經有結果，讓我們一同了解全港教會的新形勢，也知道神在香港教會的奇妙工作。

1. 首先是聚會的人數大大增加了。由五年前的十七萬人增加至今的二十一萬多人，增加了四萬一千多人。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，因為這幾年香港的政治經濟都落在谷底，負資產及失業問題籠罩，加上去年SARS爆發，香港教會竟然大興旺，可見神真的可以把災難變成祝福，叫很多人可以認識主及得救。

2. 在年齡組別方面，比起九九年，15歲以下多了6000人，15~24歲變化不大，25~44歲多了6000人，而最奇妙的是45~65歲多了20000人，65歲以上多了10000人。由此數字我們計算出45~65歲人仕多了10000人在這幾年信主。筆者觀察近年真的多了中年人信主，大家熟知的黃毓民和張堅庭等人，他們正在面對人生的困苦無常，職業問題，家庭婚姻問題，疾病問題等，使他們想到人生真需要主，才有意義和價值。另一方面，教會內肢體的平均年齡也大了，有三分之一在45歲以上，我們的牧養也應該留意這些中年人仕的需要。他們需要一個可以付諸實行的信仰，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信仰。當然65歲以上的長者也多了10000人，我們也要負起牧養他們的責任。

3.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年齡是青少年人，這幾年各堂會都非常重視青少年崇拜，這類崇拜數目大幅增加兩倍半，以至青少年的數目也增加兩倍多，增加了8000人，達到12000多人，可見青少年事工是這幾年香港教會增長的動力之一。

4. 至於使用聚會的地點也有變化。使用商業樓宇的增加了六分之一，而使用學校場地則大幅增加了三分之一，總計過去十年，使用學校場地的教會增加了近倍。可見越來越多教會對使用學校場地及對學校福音工作有負擔。這也是筆者的負擔，盼望有更多平安福音

堂會對學校福音工作有負擔，因為現今很多學校正面對很大危機，只要我們願意伸手，他們是樂於接受的。

5. 在牧養方面，最多牧者面對的難題是「職場」的問題，相信這與今天工作的壓力增加，面臨裁員，辦公室政治，辦公室人際關係，工作倫理等問題有關，是現今香港基督徒面對的頭號問題。其次是兒女教養問題，我們相信這主要與第二代基督徒的成長有關，月報編委遲些會探討如何牧養第二代信徒的問題。

6. 經濟方面，堂會的收支有不敷的比例增加了，由1999年的三成增加至今的四成，可見經濟衰退確實對香港教會財政有影響。而在資源短缺之下，有五成多教會把資源缺乏列為頭號教會發展的難處，其影響範圍包括同工人手不足，地方不足或不理想，及經費不足。求主幫助教會肢體能夠為神的國度和神家的需要，樂意奉獻，使神的家有糧，可以發展更多福音事工。

7. 堂會發展的另一個主要難處是信徒的事奉人手不足，有四分一教會如是。其中主要是信徒未能委身及參與，也缺乏信徒的領袖。這相信是與香港近年的工作壓力大增有關。但筆者相信若每一位肢體都能為主擺上，人人奉事，便一定不會有一些人做至耗盡，而另一些則只是旁觀者。人人都奉事擔子必然會減輕。

8. 靈性方面，筆者很感謝主。就是今年新加入了一題關於會眾讀經的情況的問題，結果是有六成以上的牧者覺得肢體們的讀經生活比以往進步，這是可喜的現象。更深入的研究將會開展，相信肢體們讀經有進步的教會增長應該比讀經退步的教會好，這就證明我們一直以來強調推行讀經運動，追求運動等是對的。願主繼續幫助我們努力追求，不受環境的影響，「為要得著基督」。

9. 最後是牧養模式，香港教會有一半多是以小組及團契混合小組模式牧養的，筆者觀察現今越來越多教會發現團契和小組都各有好處，於是大力加強團契內的小組牧養，使教會不再是建基於崇拜和團契，而是建



華人腳蹤

太陽未變，雖然大雪打在頭上。

這一片雪地很大，每處情況不一樣。主愛凝聚人心，但人的老我常跟撒但合作搞破壞。多年前主興起祂的老僕人，教我們讀聖經，唱聖經歌，一段一段的背著唱。我們都愛唱腓3:7-14，一個旋律，反覆地逐節經文唱，反覆地唱著「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為至寶。」這一次培訓，我們學員每人講半小時道，老師評講。一次一位老姐妹試講，領大家唱腓3:7-14，在場的多是年輕肢體，都背著唱。唱到「將萬事當作有損的」。之後齊聲說「萬事」，之後唱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為至寶。」我們常這樣唱這段經文。

主的老僕年邁安息了，治理教會的責任落在我這個年老的姐妹身上。我退休前是做思想人事工作的，信主後，仍殘餘不容易信任人的性情。我丈夫和孩子都信主，一家人彼此相敬如賓，不會閒聊，我也絕少跟人心靈相交。家人都不與我參加教會，這也是教會肢體不服我的主要原因。我們不會為基督接納人。多年前南方來了一位老師，說了「得救的人也可以吃血」我們就把她拉下講台。主的老僕的兒子是單純愛主愛人的好牧人，因為他們嫂子當了東方閃電的爪牙，同工們就攻擊這好牧人了。

肢體大都很單純，就是我們執事同工生命不好，愛論斷，堅持己見，很少同主心意和諧地交通禱告，沒有固定的議事程序。有一位別教會的頭羊，很能幹，跟各種人的關係都很好，出錢出力長期辦培訓班，給我借錢（我欠了巨債），我們教會答應與他的教會聯合了。這頭羊很會搞活動，就是不像基督，發展事工很多點子，但沒有愛人靈魂的心，對人不尊重，表面很客氣和善，愛抓權，對付不與他相合的無所不用其極。教會聯合了，主的羊卻更缺乏牧人生命的牧養。

感謝主，南方來的老師對我們不捨不棄，尤其是幾位女老師，這次有留在雪地一個多月的。被我多次論斷的肢體，對我和教會的關心卻不減，他們長期接受老師的教導：務要專心跟從主耶穌，謹守自守、警醒禱告，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；撒但最想我們亂、分心，糾纏在是非非裡；羊最需要主耶穌的愛和祂的話。老師不慣雪地農村生活，有的身體瘦小，又有病患，卻不斷住在我們中間。在他們身上我看見主給我的方向，如彼前五章所說，牧人務要與牧人彼此牧養，同心牧養主給的羊，又常被主耶穌牧養。

（鄭崇楷代筆）

基於崇拜、中型聚會(團契)、及小組三個層次，使牧養更爲有效。這些加強小組事工的教會都有很好的果效。筆者觀察現今的工作壓力大，團友出席團契聚會不穩定，而新朋友亦多喜歡只參加主日的小組查經，所以鼓勵平安各堂會的聖經班加入團契因素及小組查經因素，也努力加強團契內的小組事工，使牧養更有效。至於團契本身亦需要減省行政，因爲十多人的團

專欄文章

本欄乃一系列文章，大部份資料來自王國顯先生的妻子翻譯的「走天路的教會」（「弟兄會」背境的教會歷史書），寫作此系列文章之目的，乃爲追溯我們平安福音堂的歷史根源，以確定我們的教會路線。

我們的「歷史」根源——（7）

東方的「聶斯多流派」

神曾在西班牙興起「百基拉派」，卻被天主教逼害二百年就消失了。神又在東方亞西亞和幼發拉底河一帶興起「保羅派」，他們也被天主教誣告爲「摩尼教異端」，大加逼迫和屠殺，反而因爲回教興起，使「保羅派」得到喘息機會，在東方大大增長。但在更遠的東方，神興起「聶斯多流派」（Nestorian），影響極其深遠，遠及中國、俄國、波斯、印度等地，有一千年之久。

提到「聶斯多流派」，差不多所有西方教會歷史書都形容他們是異端，主因是天主教的「以弗所會議」誣告他們。歷史指出，天主教長期籍著誣告、刪改歷史來消滅異己，又藉異端裁判所和十字軍來逼害，並屠殺他們。「聶斯多流派」就是這樣被他們追殺的。只是「聶斯多流派」在回教勢力的掩護之下，一直向東方發展，避開天主教的勢力。

聶斯多流原是安提阿一名傳教士。主後428年被拜占庭皇帝封爲君士坦丁堡主教。他反對當時盛行的崇拜聖母馬利亞風氣，人們反而斥責他否認基督的神性，因而召開著名的以弗所會議對付他。該會議的主席是反對派主教息利爾（Cyril），他不等支持聶斯多流的代表到齊，就開始猛力攻擊他，結果皇帝將他放逐到在埃及曠野一個小鎮，受苦終

契與一個小組無異，可以推動多點小組查經及家庭聚會，以減少編週會的會議時間。有些教會甚至會由堂會中央出查經資料，供各團契使用，以減少行政工作量。隨著已婚及中年肢體的增多，小組牧養的加強及發展是急不容緩的。

月報編委：牧養組蔡蔭強

生。根據東方流傳的史料，聶斯多流並沒有息利爾攻擊他的罪狀，乃是息利爾忌恨他，才誣告他的。他被放逐之後，支持他的傳道者都紛紛逃往波斯，受到當地教會非常的歡迎；而波斯教會亦因而得到大復興，成了向外宣教的新動力。從此，人們一貫稱東方教會爲「聶斯多流派教會」，其實他們不同意這樣的稱呼，也沒有奉聶斯多流爲他們的鼻祖，只不過歡迎逃到他們中間的聶斯多流派傳道人而已。他們的信仰還是一位獨一無二的神，獨一的基督；基督有神人二性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這是最純正不過的信仰。

聶斯多流在放逐期間，把自己的信仰寫成書，取名「荷勒克拉斯的市集」（The Bazaar of Heraclides）。他在該書說：「基督取了奴僕的樣式，自己卑微，完全卸下神的形像。他並未得著尊榮與權能…，雖然是神子，卻成了奴僕的樣子，站在人子的地位，全心順服神，放棄自己的意思……，正如奴僕不再有自己的意思，只有那原來形像的旨意，這就是神的本體取了奴僕的形像的原因。他沒有逃避奴僕的卑微，只把一切都接受下來，使神的樣式充滿其中。惟有如此，他才能除去那首先被造的人的罪愆，並且將人因犯罪喪失的形像償還給人。因此，他取了罪奴的形像，蒙受各種羞辱，本是合宜的。因爲除了他的本體以外，不可能有屬神的、可敬的、自主的本性……。神子取了罪奴的模樣之後，並沒有運用神子不能犯罪的本性，免得有人以爲他沒有犯罪，並非出於順服，而是本性如此而已。他雖然有了我們本性的一切……，但他那順服的心志，愈過愈堅定。…他的順服不是顯在一些

可以贏得尊榮的事上，而是顯在一些可憐、難堪、可恥、軟弱無能的事上。這種情況最易叫人順服的心志受挫，因這些事完全不能吸引人去順服，反而令人鬆懈、逃避。…但他順服純粹出自內心對神的愛慕……。雖然身處逆境，撒但又用盡千方百計叫他離開神，他卻從未後退過。……他與人一同出入，受制於人的一切制度……，雖然疲乏，仍然一心照神的旨意而活。……他保守自己毫無玷污，所以能叫人靠他勝過一切……」

從聶斯多流自己所寫的文章可以看出，他的思想一點異端成份也沒有。當時波斯帝國因爲忌恨西方羅馬帝國，長期不相往來，所以波斯的統治者看見大量聶斯多流派傳道人擁入，知道他們不可能再與羅馬教會有交往，就樂於讓他們在國中自由傳道，結果使當時教會大大復興，四處出外佈道，遠至阿富汗、中國等地。我們現在從各地發掘出許多碑文得知，當時聶斯多流派傳播得非常廣泛。

在馬德里附近曾發現一些七八世紀的碑文說：「這位在十字架上受苦被害的才是真基督，獨一的神，永遠純全的指標。」印度在第八世紀時，有一個人名叫大衛，被委任爲統管中國幾個主教區的大主教。

第九世紀時，有一份各地區主教名單，統管印度、波斯、敘利亞、阿拉伯…等地。其中還有蒙古人將聖經翻譯成幾種文字。有一份第九至十世紀的

生命園地

苦難、試煉、罪惡與信仰

沈嘉儀／旺角堂／中大佈道隊

「神既然是慈愛的，祂為何會讓世人受苦難呢？」

「神既然是公義的，祂為何會讓不公平的事發生呢？」

在佈道時，我們經常會遇見對象發問類似的問

手稿，註明他們曾把新約譯成一種印度與伊朗通用的文字。

中國西安府更發現唐太宗時代（780-783年）的「景教碑」，謂：「自大秦傳至中國的要義，立碑爲誌。」又有一位傳教士名叫阿羅本（Alopen），在635年由大秦東來，帶來聖經，並註明當時聖經如何譯成中文，獲皇上欽准，公開傳教。至玄宗時（713至755年），又來了一位佶和傳教士，以後有佛教興起，但教會仍然相當復興。可惜「景教」傳教方法注重本色化，將教會稱爲廟宇、傳道人稱爲僧侶、崇拜儀式改用香燭，廟內又擺設皇帝的偶像…，結果唐武宗的「滅佛運動」，連「景教」也一併滅了，因爲分不清佛教與景教。在西方，回教徒入侵時代，聶斯多流派也有被回教同化的。

及後蒙古的成吉思汗興起，攻佔歐洲不少國家，蒙古人寬大爲懷，派出聶斯多流派信徒與西方政治談判。當時擔任此重任的其中一位是中國人，名叫葉洛合三世（Yabk Alaha III），他後來做了敘利亞教會的主教長。（1281-1317年）

從一些碑文可以看到，七至十三世時，敘利亞和俄羅斯的聶斯多流教教會都十分興旺，他們都是韃靼族人。碑文中還記有一個中國婦人，一個印度人、一個維吾爾族人，可見當時各地信徒已有很好的交往。

吳主光

題，而有些基督徒也會因爲這些問題而對神的慈愛、公義和存在起了懷疑的。然而，苦難與罪惡的存在，就等於神看見我們受苦時坐視不理麼？不！根據聖經，其實神是不甘心使人受苦和憂愁的！（哀3:33)

另外，基督是一切的主，萬事(包括了苦難與罪惡的存在)都掌管在祂的手中，都有祂的美意。神可以藉著苦難、試煉，叫屬祂的人得益處的。譬如人因而看見自己的有限，知道自己並非能控制一切；